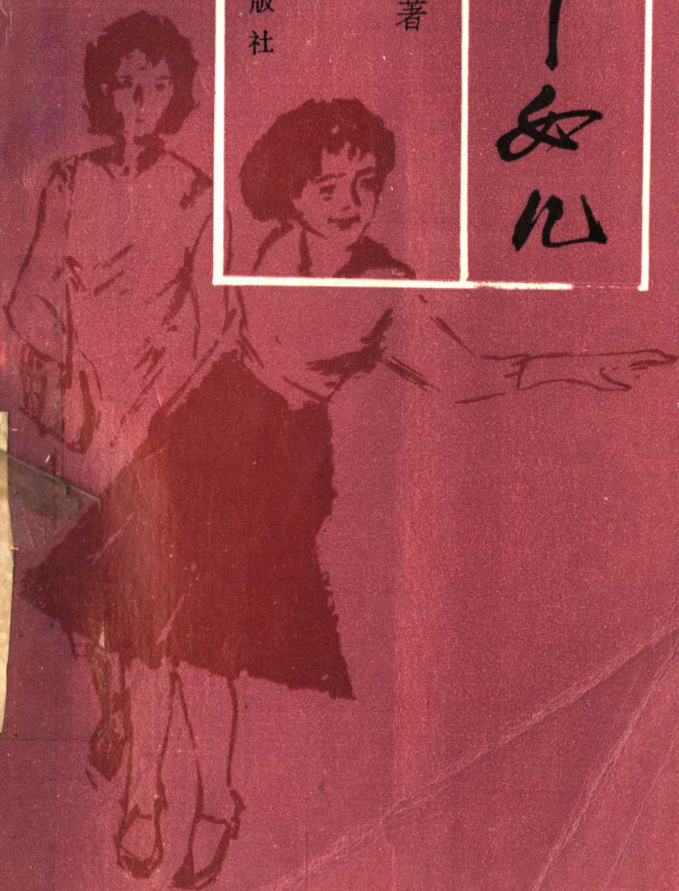


我的两个女儿

蒋韵 著

北岳文艺出版社



我的两个女儿

蒋韵 著

I247.7
650.6

I247.7
650.6

ST69/51



北岳文艺出版社

我的两个女儿

※

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 (太原并州北路十一号)

山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西省七二五厂印刷

※

开本：787×960 1/32 印张：10.875 字数：158千字

1987年2月第1版 1987年2月太原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3,550册

※

书号：10397·162 定价：1.95元

目 录

我的两个女儿·····	(1)
东风第一枝·····	(39)
慈母·····	(63)
亮晶晶的眼睛·····	(78)
判决·····	(94)
孙老先生·····	(110)
无标题音乐·····	(131)
清晨，她站在马路上·····	(147)
“203” 寝室·····	(162)
枣树院·····	(183)
“穷人饭店”·····	(200)
诱惑·····	(217)
长长的日子·····	(228)
温暖的夕阳·····	(247)
仅仅是序曲·····	(270)

我的两个女儿

我曾经问过一个植物学家，稻子会不会变成稗子？他立时飞起两撇眉毛，惊讶着我的无知。其实，不懂分类学的我又何尝不知道这最起码的常识？可是，生活中的许多事情使我不能不提出这样的疑问，产生这样的联想。要解答这个问题，得找什么样的专家呢？

在我的书桌上方，悬着一张彩色照片。两个戴红领巾的天真烂漫的孩子趴在春天的草地上。我那十岁的大女儿双手托腮，微微蹙着眉尖，专注地凝视着前面，仿佛在思索什么；比她小一岁的妹妹嘴里噙着一根小草，搂着姐姐的脖子，小脑袋歪向一边，笑得十分可爱。过去，看见这张照片，满意、自豪的微笑常常不自觉地浮上我的嘴角，心里象喝了蜜水儿一样甜。如今，我凝望着它，凝望着上面两个孩子清亮的眼睛，说不出

的滋味象丝一样束紧了我的心……

熟悉我们家的人都说，我的两个女儿的性格应该加起来被二除就好了。确实，两人虽然长得象两滴水珠似的相像，可却有着截然不同的性格。大女儿沉默寡言，除了学习之外，唯一的嗜好就是读课外书。从很小的时候起，她就钻进父亲的书房，从书橱的最低格一本一本挨着看，一看就连饭都不知道吃了。现在，我还清楚地记得她那时候的模样：跪在一张大圈椅上，胳膊肘支着桌面，两个小拳头托起下巴，面前是厚厚的一本大部头。太阳从玻璃窗外射进来，照在她皱着眉头的严肃的小脸上，鼻尖上沁着细小的汗珠。

“晓雪，你能看懂什么？别看了，小心看坏眼睛。”我心里觉得好笑，不由得这样阻止。

晓雪抬起头，闪着一双和父亲酷肖的又黑又亮的聪慧的眼睛不满意地望望我，并不争辩，却象示威似的更低地埋下了头。

这孩子就这么倔！说实在的，我真不喜欢她这一点，她太强调自己的独立性了。

一天傍晚，我们带着孩子到公园划船。天黑下来的时候，突然落下了雨点。我们匆忙将船靠了岸，拉着小女儿朝前面的长廊跑。

“哎，晓雪呢？”丈夫突然停下脚步问我。

一道闪电照亮了湖滨。我回头看见，在一株被风吹得直不起腰的柳树下，一块伸进湖面的大石头上，站着我的女儿。湖水喧啸着，“哗哗”地拍着湖岸，溅起碎玉般的水花。一声炸雷，劈开了浓云密布的夜空，眨眼间，倾盆大雨从天空倾泻而下。

“晓雪！”我又气又急地大声喊。

喊声居然比雷声还管用。她受惊地回过头，左右一望，忙从石头上跳下，“啪打、啪打”一路溅着水花跑过来。

躲进长廊，我用手帕替她揩脸上的雨水，忍不住生气地责备。女儿就象没看见一样，只是默默地用手捋着湿漉漉的小辫儿。突然，她抬起头，望着父亲问道：

“爸爸，为什么普希金说大海是自由的元素？自由是什么？”

“哦！”丈夫略一愣，我也愣住了。一个十岁的小姑娘居然提出这样的问题，这小家伙还真有个琢磨劲儿呢！

小女儿可大不一样了。她活泼、顽皮、聪明伶俐，爱唱爱跳，简直像只小百灵鸟。五岁那

年，我带她看了一场电影《丹娘》，第二天下班回来，好家伙，吓了我一跳！小东西的两根小辫儿没有了，头发剪得象个楞小子，乱七八糟，脸上有很大的一片“血迹”（是抹的红药水），双手反背在后头，一根细细的猴皮筋套住了两个手腕，穿了一件我的大衣服，正站在饭桌上，挺着胸脯演讲呢！面前坐了一群小听众。

“烧死他们！毒死他们！……这些法西斯强盗——”

“不是法西斯，是法西斯。”一个穿海军衫的小男孩高声抗议。

“你怎么知道？你又没看电影！电影上就是这样说的！……你笑什么，小明明？就是法西斯！法西斯要绞死丹娘，你还笑？”

“什么是绞死？用剪刀铰吗？”另一个穿红裙的小姑娘咬着指头问。

“噤，噤，又不是做衣服，要剪刀干什么？绞死就是死，懂了吧？”

“晓露！”我大叫一声。

一回头，看见是我，她忙笑着从桌上蹦下，神气活现地跑过来：“妈妈，妈妈，你看我象不象丹娘？”

天哪，还丹娘呢，瞧那狗啃似的头发吧！

不过，要对她发火简直办不到。一看见她那眯着眼睛笑嘻嘻看人的神情，向上翘的俏皮的小鼻子，一听到她银铃样儿的声音，就是天大的火儿也熄了。难怪丈夫常常指责我“偏心”；说非得请贾赦讲的那个专治心病的婆子给我扎一针不可呢！

两个孩子越大，性格上的差异也就越明显。丈夫戏称，姐姐是朵“冰凌花”，妹妹是“太阳神的女儿”。俗话说“冰炭不相容”，可她们两人却亲密得象一对并蒂莲。那时，她们俩喜欢帮老红军肖奶奶做活儿，姐姐闷头扫地、倒灰，晓露呢，“奶奶长，奶奶短”地喊着，给老人家唱歌儿、跳舞，整个走廊都能听到她那清脆悦耳的歌声；

“在我心爱的日记本里，贴着雷锋叔叔的照片……”

那时，多少人见了我都夸：“沈大夫，你有两个多好的女儿啊！”

……

可是现在，一切都变了，她们简直变得象两个陌路人……

那天，晓雪下班回来，一进门，看见露露站在穿衣镜前边系纱巾，她的两道浓黑的秀眉立时锁起一个疙瘩：

“又要开屏去了，今天是开给哪个唐璜看呢？”

“奇怪，”晓露斜着眼睛瞟了姐姐一下，好象瞟一粒尘芥，“你今天怎么动了凡心，关心起红尘中的事儿来啦？”

晓雪沉默着，执拗地盯着妹妹的眼睛。露露见姐姐不说话，不禁一笑：

“是要做清教徒的说教吗？多承费心，我才不怕万劫不复呢！我浑身上下都在冥河中浸过了。”她转过脸来，眼睛一闪一闪地望着姐姐，眼光那么古怪，“倒是你该放聪明点儿，我的‘老大姐’，没听古人说过吗？‘生年不满百，常怀千岁忧，昼短苦夜长，何不秉烛游？’”

晓雪脸色越来越白，她冷冷一笑，很快转过身去，拉开了窗户，一股寒风立时从纱窗里钻进来。

“真要命，哪儿来的这股腐尸的味道！”她不动声色地说。

“晓雪！”我厉声喊，一颗心缩紧了。我知

道这话象钢针一样戳到了小女儿的最痛处。

屋子里突然静下来，晓露象被当头棍打懵了一样呆立着，脸色刹时变得像墙皮一样灰白。半晌，她望着姐姐的背影，深深地吐出一口气。

“别忘了，有一天你也会变成腐尸的。”她说，一低头，咬着嘴唇冲出房间。

晓雪缓缓地转过头，一对黑沉沉的大眼睛盯着我。半晌，她象吐什么咬不动的东西一样吐出了这几个非难的字眼。

“这是一颗苦果子，妈妈！”

说完，她头也不回地出去了。“砰”一声响过后，房间里只剩下我一个人。我猝然转过身，求助的眼光落在了柜顶一个棕色的盒子上，那是丈夫最后的归宿。

“你看见了，叫我怎么办呢？”我默默地凝视着粗糙廉价的，连照片都没镶嵌的小木盒，渐渐地，泪水模糊了我的视线……

那是一个枯叶飘零的深秋，天刚蒙蒙亮，房门就被一阵粗暴的拳头撬开了。来人一只手挟这个小木盒，一只手把一张需要付款的发票送到了我惊恐的脸前……我一切都明白了！

不，我其实什么都不明白，不明白！

他犯了什么罪？我的丈夫？这个为人民所喜爱的剧作家，在五十岁生日时交上了入党申请书的知识分子，就这样去了吗？

秋雨连绵地下着，白杨树梢上最后几片摇曳的残叶也落光了。昏黄的一盏孤灯，凄怆地照着那个装了那么多怨愤的小木盒。我凝望着它，全身的血液都在燃烧！二十多年朝夕相处，有谁比我更了解他？可是如今，贴着“文化特务”、“反动作家”、“黑线人物”等标签的大帽子，夺去了他清白的声誉，夺去了他有价值的生命，夺去了我们这个家庭的安宁与幸福。那时，我还不知道，它夺去的远远不止这些啊！

对于一个黄土埋到脖子上的人来说，厄运并不可怕。最让我感到寒心的是孩子们，她们简直象被一张无法冲破的罗网笼罩住了一样。初中毕业，两个女儿学习成绩都很优异，可却没有被推荐上高中；同年龄的孩子们臂上都戴着红袖章，胸前别着团徽，我的孩子却只有羡慕的资格。以后，接踵而至的一连串问题——插队、就业分配，没有一件事不碰壁的。看着女儿一天天荒废下去，我心如油煎，四处奔波，跑散了这把骨头架，操碎了心，才算安顿了两个孩子。晓雪到偏

远的山村插队落户了，后来得了肾炎和肝炎；治愈后，体质虚弱，被分配到一家集体所有制的“麻刀厂”做了熟练工。露露呢，说来也有意思，那么一个欢蹦活跳的孩子竟分配到了“殡仪馆火葬场”，去和“死神”打交道了。

第一天下班回来，小女儿跑到穿衣镜前，对着镜子凝视着自己，半天叹了一口气。

“唉，我总算离死还远着呢！”

说完，她猛地一甩头发，冲到阳台上，放开嗓子唱起来：

“什么样的青春最壮丽，什么样的生活有意义——”

歌声突然地停止了，空气仿佛凝聚了，我忙扭回头，只见她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，双手掩着眼睛。

“露露，”我心里一阵难过，走过去扳住了她的肩头，“不要这样，孩子，干什么不是为人民服务？再说，这也已经很不容易了……”

她松开手，抬起一张惨白的、泪痕满面的脸，望着我，凄楚地笑了，“别担心，妈妈，我很珍惜这工作呢！你没到过火葬场吧？那儿真美，象园林一样，幽静、幽静极了！……”

我的心一哆嗦，沉下去了。叫我说什么好呢？这是社会的分工，不错。然而这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上的分工呢？

从那儿以后，她好象突然长了十岁。歌声哑了，眼睛暗淡了，甚至连鼻子都不再那么翘，一天到晚缩在家里，见人就垂下眼皮。丈夫死后，我们家变得冷落凄清，偶尔有老朋友偷偷看我们，一听到敲门声，她就象受惊的兔子一样溜到别处藏起来。

“晓露，怎么变成一只小老鼠了？”有一次，我听到晓雪这样问她，“干吗总觉得自己比别人低一头？”

“低一头？”晓露苦笑了一下，“我能比上人家的脚后跟就不错了！”

可是后来，这孩子突然又走上另一个极端。她开始热衷于追求物质享受，拼命寻求刺激，一天到晚不干别的，半夜半夜弹吉他、玩琵琶、吹口琴、听唱片，时髦的衣服，颓废派的发型，不着边际的空谈，构成了她的全部生活。这变化简直象闪电般迅急，别说外人，就连我这做母亲的都感到惊讶，这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儿是怎么转过来的？

这天，我把心里的忧虑对晓雪谈了，她沉吟片刻，顺手抄起铅笔在纸上画了个圆圈，“不是一百八，是三百六十度，妈妈！”她说，“就象手表上的指针一样，转了一圈，其实还是在老地方。”

我理解她的意思。两种截然不同的表现形式，支配它们的是同一种力。如今，露露朝欢暮笑，快活得近似发疯；可是，她会在夜深人静的时候，轻轻地唱起忧郁的歌，那时，一双闪烁不定的眼睛里就象埋藏了什么东西。

我心里很着急。我知道，一个人生活有目标，内容才会充实。这天晚上，当琴声又响起时，我从里屋走出来。

“别没完没了地弹了，晓露！有时间学点儿东西多好，你看看姐姐。”我向对面房间示意一下，从那里，断断续续地传出了晓雪朗读英语的声音。

晓露双手抱着琵琶，扭过脸来眨眨眼睛，好象没听懂我的话。我走上去合住了她的乐谱，把一本《基础英语教材》放在了桌上，女儿伸手推开了它。

“妈妈，咱们家有一个白痴你还嫌不够？”

我不禁皱起眉头。

“你看看谁象她？一天到晚念呀、背呀，我真为她难过！凭她下多大的功夫，学得有多好，谁用她？！我可不要这种粉饰。一个摆弄骨灰盒的人嚼洋文，不怕人笑掉大牙？”

她蹙起眉头笑笑，晶莹的前额上出现了几条细小的皱纹，神情变得惨淡、凄楚，我的心象被蜂蜇了一下。

“这话不对，晓露，”我轻轻地摇摇头，“不管怎么样，一个人应该活得明白一点儿，看得远一点儿，应该朝前看。”

女儿不以为然地一笑，扔下琵琶站起来，“别的我不懂，妈妈，我只懂一点：语言是世界上最没有力量的东西，‘寄托有时便是断送’，不信，我们的地位换一下，您就知道了。”

一股怒火冲上了我的心头，我费了很大的自制力才把它压下去。

“不错，”我狠狠地咽了下口水，“我是没有改变现状的力量。但你以为，没有这种力量的人就无权教育子女了吗？错了，晓露！我生了你，就要对你负责，社会需要的是人，不是废物！”

晓露低下头，再不争辩，但我心里明白，她并没有真正醒悟到什么。那一夜，我又失眠了……

一天傍晚，晓雪厂里的几个青年人来到了我们家，他们在里面聊天，我和晓露在厨房做晚饭。

“妈妈，你听他们说什么？”站在窗下洗菜的晓露突然抬起头，双手按在菜盆里，小声喊我。

我停止了切面。

“……哼，简直是欺负人！写检查，没门儿！”一个压低的嗓门愤愤地说。

“晓雪，你可得防着点儿，那可是个靠害人起家的玩意儿！”是一个女孩子细细的声音。

“防？怎么个防法？”又一个爽快的声音干脆地说道，“用不着怕，天塌下来地接着，没啥！”……

声音低下去了，我的心却一下子提起来，该不会出什么事吧？

等到客人们走后，我走进晓雪的房间，露露也随后跟进来。女儿背对房门坐着，一只拳头抵着前额，听到脚步声，她立即挺起身子，顺手抄